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八回 典金環婢女逢夫 受絲鞭佛子納婦

魔亦成佛道，空仍結色胎；
聚散如飄火，衰殘似死灰。
幻緣成一剎，春到百花開。

卻說玳安不見了孝哥，惶惶，上大路找尋。只見千軍萬馬，前是逃民，後是金兵，那裡去找。走了幾日，也沒人瞅睬。他見金兵進了淮安，殺擄的男婦無數。他不敢進城，往城南一路大寬轉走，只在鄉村裡乞化，不敢近這大官路上來。大凡人到亂中，心裡如迷如夢，還有甚麼主意？不過是這村裡一日，那村裡一夜。敲聲木魚，討飯而去。也是山盡水窮，到了絕處逢生，自生出機會來。

卻說月娘剪髮之後，拜老尼姑為師，起個法名曰慈靜，把一件白布女衫，染成皂色僧衣。玉樓做了一頂僧帽，一雙僧鞋送來。姊妹們痛哭一場，留下小玉做伴。玉樓還住在村裡，白日裡送米送柴，不住的來往。怕村裡有兵，也換了一身舊衣，扮作貧婆，在庵裡宿臥。那日天假其便，月娘叫小玉將金環一雙，上村裡去賣幾貫錢來糴米，我還留這環子做甚麼。秤一秤重一兩，足有九換，也值八兩紋銀，隨你尋主兒，或賣或當，不拘是銀子錢。換這米來，等平定了再論。小玉拿著環子道：「這亂荒荒的，知道那裡去賣來？人家都逃了，那裡有賣金環子的。」月娘正是尋思。老師父道：「如今這湖心寺造金佛像，正要金子。只到寺里長老方丈裡，便可照數換米，不必要銀子另糴米去。」

小玉依言，往湖心寺來。這村隔寺不遠，只有二里路。卻是一條溪，在個松林子裡，過去長橋，就是寺裡大路。山門大額上寫著「古湖心詩」四字，長老法名智圓，開著叢林接眾，僧行有三百多眾；每年來，也吃一千五百餘石米；還要修塔造像，放生施食，十分興旺。因是兵火大亂，眾生遭劫，長老建了大悲的道場。日日誦經拜懺，替眾生解厄。這小玉進得山門，就有知客問道，那裡來的？小玉說是西村李奶奶衙內白衣庵尼姑處來的，因有金環一雙，要來本寺換米，不敢求多只照舊換數准折罷。知客領到方丈，見了長老。問詢已畢，取出汗巾，包著赤煥煥金環一雙，稱了稱重有九錢五分。長老也不好論價，就算了七兩紋銀，依市價該支白米七石。叫知客差火工道人，隨著小玉交割。留小玉吃齋，不好久住，只在禪堂上吃了一盞空茶。覷出來看這些道人量米，怕少了數；到了村裡，就不好來爭論了。只見一個道人，挑著蒲團，掛著個木魚子往寺裡來。進得山門，見小玉站在韋馱殿前，那人不住地上下打量，但見他：

身穿破衲，絮垂線斷似懸鶉；頭戴包巾，油浸灰殘如片瓦。腳步兒一絲兩氣，好似失路的瘤驢；面皮兒半黃半瘦，一如喪家之餓狗。肚內必無三日飯，囊中那得一文錢。

小玉見道人看得急了，把臉朝著寺裡，等那火頭們挑米。站了一個時辰，百忙裡叫不出挑腳的來。這道人走近前，深深的唱喏道：「你莫不是小玉姐麼？因甚麼在這裡。」小玉低頭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為我的親丈夫玳安！說道：「你如今做了道士了，好個人兒，這幾年在那裡？來也不來接我們接兒。」正是喜從天邊來，歡從面上生。這一別七年，今日到此才得相逢。想孝哥也有信了。詩曰：

失路木郎將配婦，下山石女卻逢夫。
鉢中剩有千家飯，杖底將回萬里途。
踏破鐵鞋原不有，拋將斗笠竟如無。
等閒對面渾如夢，七載悲歡盡掃除。

二人見面，如夢如癡，說不盡別後的悲場，亂離的苦楚。只見知客僧人出山門來，叫聲道：「奶奶來看米，整整七石。領他往西村去，我寺中無人當面交割了。」說畢，知客進寺去了。玳安隨小玉押著米回來。一路上細問，才知道大娘已削髮出家，在村頭觀音堂，正盼孝哥和你，哭的眼也乾了。說話多時，進村來，叫挑米的先進庵去了。月娘見小玉袖著金環走去，又想想路上兵亂，萬一遇見金兵土賊，把環子奪去，還是小事；如把小玉擄了去，叫我一時倚靠著誰。越想越悔，待叫他轉來，又去得遠了。月娘只在庵門首走一回，立一回，往東盼望。去了兩三個時辰，還不見來，好生放心不下。只見一群挑腳的往這庵上來，一步步近了，竹籬裡都是白米，月娘心裡放下一半。問挑米的道：「看那個女人可來了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緊在後面跟著哩。」

說不了幾句話。望見小玉過了林子來，卻如何有一個男子，和小玉一搭裡走，挨肩靠背，笑嘻嘻說著話兒，一似個熟人一般。月娘心裡想道：這妮子離家久了，見我出了家，有些二心，通改變得不老實了，如何一個婦人家和一個走路的人，這等樣同行同步的，甚麼道理。月娘不耐煩，進庵來，且叫老師父來收米。老姑子取了個鬥來，才打量米小玉進來了。那後面跟著一個道人，望著月娘磕下頭去，放聲大哭；小玉也哭個不住，月娘低頭細看：呀！原來玳安來了。好一似：

三年不雨，半天裡降下甘霖；午後重昏，陰影中捧來明月。初見時如夢中逢舊侶，疑假疑真；再尋思像死後見生人，半驚半喜。大海飄船，卻遇了一條活纜；井中望路，忽垂下十丈長繩。窘岩枯木久無春，隴上梅花將有信。

月娘才放聲大哭，忙問道：「孝哥如今在那裡？可是死在亂兵手裡？可是還有個信哩。」玳安道：「我和孝哥走了半路，到了淮水口來的。」月娘聽得有了孝哥，大叫了一聲道：「我的兒，原來還有你麼！」也就喜的不哭了。忙問如今在那裡。玳安道：「孝哥也出家了，在薛姑子庵裡做了和尚。一路來找娘，到了淮河口地界，宿在破廟裡，撞著土賊又擄了去。」說著玳安大哭。月娘聽得有了孝哥，喜得昏了；又聽一聲沒了孝哥，又痛得昏了。不覺一頭砸在地上，牙關緊閉，全不言語。老師父、小玉慌了，快傳了玉樓來。玉樓見玳安也哭成一塊，問不及話，且來救月娘。先使勁把牙關啟開，用雞翎探入喉中，吐出黏涎，喉中哽咽不出聲來。半日方才甦醒。玉樓細問玳安，才知孝哥半路裡又失散了，大家抱頭放聲大哭。這才是：

久離乍聚，才合還分。草蛇灰線，埋伏下離合悲歡；燈彩鏡花，指點出地風水火。把一副熱淚，滴作閻浮世界；把幾番煩惱，隔開恩愛菩提。到頭來，兒女也是罣礙，怎跳出骨肉情腸；回頭去，眷屬終似微塵，誰離得夢想顛倒。生滅總從情裡盡，涅槃原在識中圓。

月娘玉樓哭罷多時，老姑子來勸道：「世上磨難，件件是要受過，不受磨難不成佛。你果然修因上有兒女的命，自然還有團圓的日子。今日既然出了家，把這兒女的情，還這樣迷戀，這點愛根不斷，又出甚麼家。」說得月娘一時頓醒，把眼淚揩乾，向菩薩前禮拜。做些飯與玳安吃了。天已將晚，使小玉同玳安向西村佃戶人家尋口空房。你兩口兒今日各自安歇，等平定了，再去找尋孝哥的信罷。玳安真是正人，這一時出家，也有些道氣道：「今日見過了娘，在庵子裡不方便，我還往湖心寺叢林裡去宿。白日裡到庵上，我管打火做飯，行那道人的事。只等得孝哥有信，同娘回了家，那時夫婦再聚不遲。今日裡母子不得團圓，沒有我兩口兒就同住的理。顯見得我這一來，只為妻子了。」老姑子在旁說，玳安果然是個好人，說話不差。玳安依舊背了蒲團，向湖心寺去了。從此每日早來打柴做飯，伺候大娘吃齋唸經已畢，即回大寺。小玉並無留戀丈夫的私情。可見這一點佛法化人，受用不盡。

過了幾日月娘思想孝哥，眼淚不乾。玳安要辭了月娘，向淮水一路找尋。在觀音菩薩前占了一卦，是該靜守，自然遇合的課。月娘又恐怕玳安去了，一時不得回來，有些兵慌馬亂，沒處去躲，只得留下玳安。四口女人，只靠他一個男子，大家暫且同住不提。

卻說了空自在破寺伽藍殿裡，三更被一起土賊們進來殿裡，分了些打劫的財物衣服，怕有人宿在寺裡，洩漏了風聲，因此使挑鉤往佛像後亂擿。不料有了空在佛像後，一挑鉤鉤著衣服袖子，拉出寺來，把手綁了，向賊巢寨子上來。原來這一起賊，有兩個賊

頭：一個是九頭蜈蚣李達，一個是沖天鷄子楊保。領著些土賊們，百十桿槍，在淮北路上打劫孤客，搶掠村坊，俱投在淮北大寇鎮海大王李全標下，每月來納進奉的。這李全是淮北積年大盜，自宋朝靖康年間，占了陀羅山寨百餘里，不下十萬土寇，誰敢惹他。又有一個渾家楊夫人，使二桿梨花槍，殺的萬人無敵，綽號梨花娘娘。生的一個女名喚錦屏，年方一十六歲，使兩口飛刀，能百步外取人首級。因此有這兩員大將，淮南淮北一帶土賊，上千百伙成群結寨的，都來報名，領了印票去，按月來納貢。不拘金帛子女，有好的都解了大寨上來，這李達楊保打劫了些金珠綢緞，擄了兩個婦女和了空，俱往李大王大營裡來。走了二日，到山寨上，把婦女了空解了繩索，綢緞金珠擺設在桌子上，使鼓樂引著進來。但見：

山高千仞，路通一線入羊腸；門設三層，嶺抱九關屯虎口。人骷髏築成影壁，血汁湯遍染城牆。蓬頭披髮填溝澗，多是屍骸；摘膽剜心滿林壑，全藏兇煞。殺人不請旨，此地不講王章；報應不畏天，現世即成地獄。羅剎城中鬼子母，修羅宮裡太歲君。

原來淮南大寇李全，受了金朝劉豫招安，封為鎮淮王，使他領兵五千，助兀術南侵，不在山寨。只有梨花槍楊夫人和錦屏小姐在山守寨。聽得山下小寨裡來納進奉，即忙升帳。列下兩班刀斧手，和家將披掛整齊，吹打三通，才開門登帳。先是手下將官們一對對參見了，就是各旗長隊長千總百總參見；然後放進寨外頭目，解了弓刀，擎著手本和禮物進見，跪在帳前。把手本看了，是黃金十錠、明珠二百顆、元寶五十錠、彩緞八十對、美女二名、民婦二口、小沙彌一名。夫人看過，遞與小姐，一件件收了。把婦女叫入後房去了。落下了空跪在帳下。

楊夫人看他一貌堂堂，面圓耳大，眉有白光，唇如丹塗，就有羅漢之相。夫人便問了空從何處來？因甚遇劫來到此處？了空合掌當胸，高聲念南無救苦救難有靈有感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：「弟子山東清河縣人氏，亂後出家，因有老母流落淮城，遠來尋找。不料寄宿古廟，遇見二位大王捉來投見。夫人肯發菩提之心，放回見母，如造七級浮屠一樣。」說畢淚如雨下。小姐向夫人耳邊，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言語。只見夫人下帳，將了空扯起，向後房去。吩咐去安排飯來，即時五葷大飯，無非是魚肉雞鵝，擺了一桌，大杯斟上老酒，叫了空動筷。了空合掌念阿彌陀佛：「貧僧自幼出娘胎，天戒不吃葷酒。」夫人便叫看素菜來。又早香菌麻茹，油卷粉湯，擺了一桌。了空合掌謝齋，才吃得一個點心，一碗素湯，又來問訊。只見兩個家僮，請了空向書房洗浴，又早香湯肥皂細布葛巾，擺在房中。香水傾在錫桶浴盆裡面。了空只得閉門洗浴，甚是爽快。洗浴已畢，香茶漱口，請入書房。又早送進兩套新衣，巾靴衫褲，無非是綾綢緞絹，內外一新。了空不敢更衣，依舊穿上僧衣僧帽，拿著數珠念佛，暗誦心經。上得繩床，跌坐閉目，面壁去了。有詩贊了空持戒堅定：

故鄉易到路頭差，白日青天物自遮；

豎起眉毛還自省，火坑原有白蓮花。

原來這錦屏小姐，生得嬌嬌聰慧，不肯招俗人為婿。長了十六歲，至今要選個好丈夫，沒有可心的。一見了空，生得福相，又年齡相當，知是大家的兒子，便有愛慕的心。和夫人悄悄說了，留下了空。看他的性情德行，是何等樣人，好招他為婿。因此設席管待，沐浴更衣，極盡縫紉。怎奈了空心如死灰，法根淨定，原無一點色相，是一個西方路上修來，該主持正覺的高僧，豈是魔女所能染的？到了天晚，只見兩個青衣使女，打著一對紗燈，到書房中說：「夫人叫小師父進去，有話說。」了空不敢不遵，隨著使女，到了繡房深處。但見：

紅紗垂幕，碧簾鋪地。香馥馥金爐焚麝餅，褥掩芙蓉；暖溶溶翠枕設鴛鴦，屏開孔雀。紅綉帳裡佳人，好一似玉面金睛白額虎；錦帳排成陣勢，真是個朱顏綠鬚卷毛獅。但尋常紅線套索，跳不出地網天羅。幾曾見香水池塘，免得你油枯髓盡。親到百花香處過，可能一葉不沾身。

了空進到房來。只見繡床枕頭上，搭伏著個嬌娥。殘妝半卸，露出半幅鮫，籠著一雙玉臂。手腕上金鐲緊束，十指上金戒指排滿了。他盤膝而坐，不下床來，擁著一床錦被，好似脫了中衣要睡的一般。了空合掌問訊道：「小姐喚小僧有何吩咐？如今夜靜更深，我是男僧，小姐是女子，昏夜久留，恐夫人知道不便。」小姐笑一笑。叫使女取一隻錦椅請了空坐下，便問了空家世何處，父母何人，出家幾年，住居何寺。了空合掌而答偈曰：

家住東溟東復東，掉頭歸去又乘風；

如今不在東溟住，只在柴門煙雨中。

小姐又問了空父母何人，今日存亡，在於何處。了空又答偈曰：

自幼生來不見天，爺生娘長枉徒然；

拖條拄杖來尋母，不及西方有目連。

小姐又問出家幾年，是宗是禪是教，為甚行腳。了空又答偈曰：

不參禪教不參宗，卻向空門空外空；

面壁九年笑行腳，隔江一韋渡西風。

小姐又問住持何寺，掛搭何方，受教何師，修持何行。了空又答偈曰：

本來無教亦無師，方丈前頭豎大旗；

住得往來無所住，五台南海與峨嵋。

了空答小姐已畢，欲起身拜辭。原來楊夫人在窗外細聽。見了空對答如流，舉止尊重，知是個出世高僧，不同下等俗輩。心中歡喜說，我這女兒招此人為駙馬，也不枉了。即忙掀簾入戶，小姐下床相迎；了空也不驚慌，立在旁邊。只見夫人手執絲鞭一枝，叫長老遠來，千里有緣，不是我請你來的，我把這絲鞭與你，以待大王南征回來，再排筵宴，與小姐成其夫婦，日後就是寨主了。只不可執拗，那時你進退無門，悔之晚矣。」了空不肯來接。即叫兩個使女替他捧著絲鞭，送入書房而去。了空一夜無眠，只是打坐念佛，默誦神咒，望菩薩救脫此厄。想起玳安，不知下落；訪尋母親，也不知我在這裡，遇著邪魔，何日得出天羅地網。念到此處，淚如雨下，每日在書房悶坐。錦屏小姐常來送茶送齋，或是問些因果，講些佛法。那錦屏小姐原有佛性，即時解悟，不甚纏擾，也就去了。不料淮西鳳陽有一黑山賊叛了，是張龍趙虎要來山上借糧。夫人守寨，使小姐率人馬三千，下山徵討。小姐恐了空在寨，無人看守，怕他逃去，可不誤了我一世前程；又要一路溫存磨光的意思。稟知夫人，要同了空下山討叛賊。夫人依允。即叫了空把僧衣脫換，改變戎裝，由不得了空作主。許多家將，捧上盔甲繚環，一時披掛齊當。和小姐一齊上馬，真是好一對小將軍。金鼓旗幡，並轡聯馬而去。有詩曰：

戎衣新換鐵袈裟，托鉢降龍到海涯；

已借金剛消戰鬥，更收魔女作渾家。

火地種得蓮花滿，月影能分玉漏斜。

寶杵功成終奏凱，歸來銀甲生光。

到了淮西，紮下營寨。黑山賊聞知，即便領五百嘍路上截殺。怎當得錦屏小姐英勇，和十二員家將一齊殺過陣來，把二賊活擒。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直趕到他寨上，殺的殺，燒的燒，一個草寇，剪成平地了。奏凱回營，大吹大打，了空也著盔甲，和小姐拜謝。楊夫人大喜。滿營兵馬，都誇他一對好夫婦，口口稱為駙馬。那知了空心如死灰，全不關心。依舊上書房，脫去戎衣，又換上他的僧帽直裰。每日拜佛誦經，按時功課。夫人小姐無奈何，只得憑他，待李全回家，再作論處。不知後來錦屏得成夫婦否，了空何日見母。正是：錦城雖雲樂，不如早還鄉。